

馭

交

紀

二



馭 交 紀
(二)

張鏡心編
冒起宗訂考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紀 交 馭
冊 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鎮

編考者

張

鏡

心

訂者

冒

起

宗

發行人

王

雲

五

印刷所

商

務

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務

印書館

上海及
各埠

上海河南
路

上海河南
路

馭交紀卷之六

永樂二十二年八月。

仁宗昭皇帝卽位。戶部尙書夏原吉首陳止交趾採辦金珠事。上納之。

前戶部尙書夏原吉繫獄四年。至是上親臨繫所。與共哭。令出視事。且咨以時政。原吉首陳東南民力困于漕運。請幸南京。以省供億。兼撫流民。罷西洋取寶船。止雲南交趾採辦金珠數事。

十月。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尙書黃福還。以兵部尙書陳洽代之。

召掌布政司按察司事工部尙書黃福勅曰。卿久勞于外。朕亟欲見。卽馳驛還京。又勅參贊軍務兵部尙書陳洽代福掌布按二司事。○福治交趾。視民如子。徇其所好。革其所惡。勞輯訓飭。躬勤不倦。每戒郡邑吏。咸脩撫字之政。新造之邦。政令條畫。無鉅細咸盡心焉。於是交人皆愛戴之。如父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。咸加溫恤。疾病躬造視之。拔其賢者。與之共事。及以教道其民。中官馬騏。怙恩肆虐。福數裁抑之。騏誣奏福有異志。文皇深炤其妄。曰。此君子不容於小人。寢其奏。福居交趾十八年。上念其久勞於外。召還。交人扶老攜幼送之。皆號泣不忍別。

上命中官山壽諭黎利。授以清化府知府。

遣鎮守交趾中官山壽。齎勅諭黎利。勅曰。爾本良善。久秉歸向之誠。但以有司失於撫綏。致懷疑畏。

潛遁山林。未遂素志。今大赦之後。盡洗前過。咸與更新。特遣人齎勅諭爾。授爾清化府知府。撫一郡之民。宜卽就職。以副朕推誠待人之意。蓋壽力言利與己相孚。今往諭之。必來歸。上信之。遂降是勅。旣而交趾參將榮昌伯陳智等奏。叛賊黎利逃入老撾。爲老撾所逐。復還寧化州。瑰縣官軍追之。僞頭目范仰等。已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。黎賊雖率男女四百八十餘人來降。而止於清化府俄樂縣不出。且聞仍造軍器不已。懷詐如此。必常進兵討之。上曰。朕聞此賊。初只爲官司科擾不得已而然。今已大赦天下。此賊良心未喪。庶或易慮。若官軍未進。卽遣人招諭。宥其前過。令還本土。安生樂業。若仍前所爲。卽具實來奏。別爲區處。如官軍已進。勢不可止。須十分謹慎。蓋賊之譎謀。惟憑險設伏。須遠哨瞭。毋墮其計。後掌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乂安府茶籠州敗績。昌江衛指揮同知伍雲死之。○丁亥。都指揮陳忠與賊戰死之。忠臨淮人。初爲寬河衛副千戶。以靖難功。積官至綏德衛指揮同知。坐事謫戍廣西。從征交趾。於箇招市舁小船入江。刼黎季犛水寨。從橫海將軍攻多邦城。先登累戰。皆奮身陷陣。復職爲交州左衛指揮同知。其後斬獲亦多。至是叛賊黎利寇清化。忠與戰。爲飛鎗所中而歿。

十月。孟瑛等奏。黎利仍懷反側。上報已有勅諭。竢奏奪。

參將保定侯孟瑛。榮昌伯陳智奏黎利反事。上勅報曰。已有勅赦黎利罪。命爲清化知府。內官山壽齎往諭意。待山壽至彼。爾等察其近情何如。與山壽計議。停當奏來。

十一月，上命掌都司都督方政爲參將，副榮昌伯陳智鎮交趾。削交趾參將保定侯孟瑛爵，追其誥券，謫爲民雲南，坐其兄賢謀逆也。故以都督方政爲參將，同榮昌伯陳智鎮守，遣人賫制諭付之。

上以翰林院覆奏中官馬騏往交趾措辦金珠事，諭止之。

中官馬騏傳上旨，諭翰林院書勅，命騏復往交趾措辦金銀珠香。時騏被詔召還未久，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：「朕安得有此言？」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？交趾自此人歸，一方如解倒懸，今又可遣耶？此人近在內間，多方請求，朕悉不答。卿等宜識朕意，遂止。

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正月，諭贈劉儁太子少傅，諡節愍。

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：「往年劉儁從征交趾，陷賊不屈而死，禮官不言。朕思嬖人盡節於夫，尙有旌典，況大臣捐軀爲國，可無褒卹？」其贈儁太子少傅，諡節愍。陳建曰：「交趾所恃者二人，張輔善用兵，威震殊俗，交人所恃以靖；黃福善撫字，恩流遐裔，交人所恃以安。詔黃福還，交土日益艱脆矣。」又曰：「仁廟剛明，總攬乾綱，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，故中官傳旨，並宜執例覆奏云。」邱濬曰：「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，五代時爲劉隱所并，至宋初始封爲郡王，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，如所謂特進簡校太尉、靜海軍節度、觀察等使及賜號、推誠順化功臣，皆如內地之臣，未以國稱也。其後封南平王，奏章文移，猶稱安南道。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，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，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。」

矣。李氏傳八世。陳氏傳十二世。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。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。子蒼。易名奩。詐稱陳氏絕嗣。奩爲甥。求權署國事。我太宗皇帝從其請。逾年陳氏孫名天平者始遁至京。愬其實。季犛乃表請迎天平。還以國朝廷不逆其詐。遣使送天平歸。抵其境。季犛伏兵殺之。并及使者。事聞。太宗徧告于天地神祇。聲罪致討。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。能道卒。命副將張輔總其兵。生擒季犛及其子蒼。澄。獻俘京師。詔求陳氏遺裔立之。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。無可繼承者。僉請復古郡縣。遂如今制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。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。一如內地。其後有黎利者。乃其夷中之夷也。中官庇之。遂致倡肆。上表請立陳氏後。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。遂聽之。卽棄其地。俾復爲國。

謹考安南平後。已隸職方。黎利懷譎。叛者蜂起。其亦有以致之耶。恭頌仁廟宸諭。官司科擾。又謂荼毒軍民。英睿神慈。洞矚萬里。與文皇不信譖福之言。同一明遠。淵哉聖乎。乃黃福治交。交人愛如父母。以勞詔還。體臣之意殷然。然交人又視福去留爲輕重矣。

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。交趾黎利等通雲南土官反。上命總兵官黔國公沐晟。參將榮昌伯陳智會討。敗績。上勅責之。復令廣西總兵官顧興祖。益兵赴勦。先是雲南寧遠州土官刁罕吉。縱其部賊長擎等。與交趾宣化賊周莊。太原賊黃菴。潛通黎利黨。芙蓉賊潘可利等反。皆紅衣黑胸。號紅衣賊。故有是命。○陳智與方政遣蔡福再攻茶籠州。敗績。又安土知府琴彭死之。蓋政勇智怯。兩人素不相能。中官山壽堅主招撫。擁兵不救。故敗。尙書陳洽奏聞。上勅責智政曰。今聞率兵至。可留關及茶籠州。兩

遭挫辱。皆緣爾等平日私意忿爭。是以臨事之際。勇者獨往而無謀。懦者畏縮而不助。安能成功。論罪豈可寬貸。今姑優容。宜晝夜同心同力。練兵蓄銳。務滅此賊。以贖前罪。勅責壽曰。黎利本一窮蹙小寇。若早用心擒捕。如探雀雛。爾乃妄執己見。再三陳奏。惟事招撫。以致養禍貽患。及方政等進討。爾擁官軍一千餘人。坐守乂安。不往策應。遂致誤事。爾罪豈可容乎。宜深思改悔。盡心奮力。協助政等。共圖後効。勅洽曰。陳智方政。皆庸力智懦而多忌。政勇而寡謀。加以私意相競。不相和協。再至于敗。今姑優容之。使圖後効。爾宜盡力贊輔。俾其同心。以平此寇。古語云。危而不持。焉用彼相。爾宜勉之。○丁未命楚王。蜀王。各發護衛步兵千人。又發福建。廣東。雲南。貴州。四川。湖廣各都司。南直隸各衛。選調馬步軍萬五千人。廣西都司于思明。田州調弓弩手三千爲鄉導。復令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。調官軍五千人赴之。己又調南北京衛中都留守司武昌護衛。江西。浙江。山東。河南。都司官軍共七萬人。赴交趾討叛寇。仍諭老撾。不許容納叛逆。又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。黎利。潘僚。殺害忠良。盜據州寨。凡官吏軍民。有被迫脅不得已從逆。及有曾與黎利同謀受其委任者。能率衆來附。或挺身自歸。悉宥其罪。復其職役。有能盡心朝廷。出力報効。及交趾土人有能建奮功績者。皆量其功能。授之以官。可編置勘合一千道。付總兵官及尚書陳洽掌之。驗績除授。

四月。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。佩征夷將軍印。充總兵官。都督馬瑛。充參將。往征交趾。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。以安平伯李安。掌交趾都司事。仍聽總兵官節制。

勅三司曰。今命成山侯王通等。率師討賊。通至。選兵三萬人。聽其調度。務殄此寇。以安一隅。所屬官吏軍民。方以供億軍旅爲重。其外一切細務。悉行停止。毋以勞民。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曰。朝廷命爾統兵往鎮交趾。遏絕寇盜。惠安黎元。爾等懷私苟利。不相輯睦。致賊猖獗。失陷官軍。虐及良善。論爾之罪。萬死莫贖。今姑曲宥。但俱削爵。降充爲事官。卽從成山侯王通等立功以贖。蔡福愚戇。敗事。亦姑貸死立功。如臨陣不武。必誅不宥。

上御文華殿與蹇義等論交事

上視朝罷。御文華殿。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。上曰。太祖皇帝祖訓有云。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。限山隔海。僻在一隅。得其地不足供給。得其民不足使令。又云。若其自不忖量。來擾我邊。彼爲不祥。若不爲中國患。而我興兵伐之。亦不祥也。吾恐後世子孫。倚中國富彊。貪一時戰功。無故興兵。切記不可。後因黎氏弑其國主。毒害國人。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。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。卽求前王子孫立之。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。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。乃徇土人之請。建郡縣。置官守。非出太宗本心。自是以來。交趾無歲不用兵。一方生靈遭殺已多。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。皇考嘗念及之。深爲惻然。故卽位之詔。于彼特原。昨日遣將出師。朕通夕不寧。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。反覆思之。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。使自爲一國。歲奉常貢。以全一方民命。亦以休息中土之人。如何。義等皆未有對。上曰。此固不背祖宗之心。義原吉對曰。文皇帝平定此方。勞費多矣。今小醜作孽。何患

不克。若以二十年之勤勞。一旦棄之。豈不上損威望。更思之上。顧士奇。榮曰。卿兩人云何。曰。陛下此心。固天與祖宗之心。交趾于唐虞三代。皆在荒服之外。當時不有其地。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。漢唐以來。交趾雖嘗爲郡縣。叛服不常。喪師費財。不可殫紀。漢元帝時。珠厓反。發兵擊之。連年不定。有司議罷珠厓郡。前史稱之。夫元帝中主。猶能布仁行義如此。況陛下父母天下。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。原吉曰。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。上曰。但朕素志如此。本不係用兵之如何。明日士奇榮奏事畢。上曰。昨日所論交趾事。朕意有在矣。卿兩人意與朕同。第未可以遽言耳。○都指揮司按察司奏。爲事官方政等守乂安府。賊臨城。政按兵不戰。都指揮王演慮賊勢益盛。自率精騎出擊。斬賊首百七十餘級。賊懼而遁。上謂行在兵部尙書張本曰。方政不戰。或持重以待。未可知。然賊遠來勢銳。擊之足以挫其鋒。演可謂有功矣。賞不可緩。其遣人馳驛齎銀幣勞之。

五月詔赦交趾

詔曰。朕惟統理之道。所重愛民。矜卹之仁。宜存宥過。交趾自入職方。今二十載。數構叛逆。以勤王師。惡死樂生。人情無異。趨淵赴火。豈其本心。究詢所繇。皆緣有司撫綏失當。漁奪無厭。情不上通。澤不下究。致其困苦。遂生危疑。逃避山林。嘯聚爲亂。推情蓋非得已。論罪誠有可矜。用霽洪恩。悉與湔滌。凡交趾官吏軍民人等。所犯反逆等罪。已發覺。未發覺。已結證。未結證。詔到之日。罪無大小。咸赦除之。其黎利。潘僚。路文律等。本皆歸心朝廷。曾經任用。偶乖一念。失誤致此。今特開其自新之路。誠能

悔過從善。復守臣節。悉宥其罪。仍授以官。及有被黎利等迫脅從逆。并鄭公證等餘黨。逃避未出。今能挺身來歸。或赴所在官司自首。一體赦宥。官復原職。軍復原伍。民復原業。詔書到後。如黎利等及脅從之徒。執迷不悛。仍前拒命。天討必加。後悔無及。今後交趾軍民人等。除合納稅糧外。其該徵及採辦金銀鹽鐵香貨魚課等項。悉行停止。金銀銅錢鹽及鹽魚。皆聽於境內交易。官府勿禁。用稱朕卹民之意。

七月。宥方政等罪。使立功。

行在兵部奏爲事。官方政。安平伯李安。指揮于瓚。謝鳳。薛聚。朱廣。陳封等。臨陣先退。致敗績。上命姑宥之。勅總兵官王通。令其俱戴罪充爲事。同陳智等。當先立功。無功。以軍法處治。○八月。掌交趾布按二司事。尙書陳洽。遣人奏。賊首黎利。至乂安城。其勢益盛。晝夜攻城。爲事官李安。方政等合軍擊敗之。

九月。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師敗。尙書陳洽等死之。

王通等師至交趾城。賊黎善率衆攻之。分三道而至。一從西入。攻清威士城。一從教場入。攻下關。都督陳璿等發大銃火箭擊走之。一道攻邊江小門。爲事官李安。率精銃出戰。賊殺傷甚衆。中夜遁去。通等分道而出。馬瑛至清威遇賊戰敗之。至石室縣與通會。駐師寧橋。諸將言其地險隘。且結營觀賊勢。未可輕進。通不從。麾衆渡橋。路皆泥淖。人馬匍匐。賊伏起。官軍遂敗。尙書陳洽力戰。自己至未。

奮馬突入賊陣。身被創甚。死之。指揮李騰等俱陷于賊。通中傷而還。遣平州知州何忠及千戶桂勝至京。奏請益兵。忠夜潛出城二百餘里。爲賊伏兵所得。諸酋喜曰。何知州聞名久矣。共舉酒酌之。以甘言美職誘忠從己。復刀鋸逼之。忠罵不絕口。奪杯擲中。虜面流血盈頤。忠父子及勝俱遇害。事聞上深悼惜之。勅旌其門。賜諡曰忠節。贈陳洽少保。諡節愍。官其子樞爲給事中。黎利率衆至清潭。攻北江等處。遂進圍東關。○忠。荊州人。永樂中進士。授御史。以言事出爲知州。臨難從容賦詩曰。萬里孤城久困時。腹事懷奏請王師。紅塵失路風霜苦。白日懸心天地知。死向南荒應有日。生還北闕定無期。英魂不逐西風散。願助天戈殄叛夷。○十月。總兵官王通等進兵擊賊。大敗。○十二月。賊攻清化。不利。引去。時王通自寧橋之敗。無復固志。擅傳檄。自清化迤南城池。悉聽利管屬。其官民出城赴東關。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打忠率民兵堅守。間出攻其土山。數殺傷賊衆。勢稍緩。至是檄至。城中大驚懼。通語忠曰。城高池深。糧多人衆。與其出城就縛。曷若盡忠而死。況未必死乎。總兵賈城與賊其令決不可從。日獎勵軍士。城守益固。賊攻之不能下。遂引去。

二年。命安遠侯柳升帥師征黎利。以兵部尙書李慶參贊軍務。

陳洽旣敗死。黎利勢益猖獗。遂圍交州。王通奏請益兵。詔升等將七萬人以往。且勅慶舉六卿三屬有才略者自助。慶舉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。○春正月。召少傅楊士奇。楊榮。諭曰。前相與論交趾事。蹇義。夏原吉。拘常見。恐中國之勞費未已。朕觀春秋。夏徵舒弑陳靈公。楚子討之。殺徵

舒旣縣陳矣。申叔時以爲不可。楚子卽復封陳。古人之服義如此。太宗皇帝初定交趾。卽欲爲陳氏立後。朕今欲成先志。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。卿等爲朕再思。果以爲何如。士奇榮對曰。此盛德事。惟陛下斷自聖志。古之荒服。朝貢各以時。商高宗伐荊楚。旣克之。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。陛下興滅繼絕。使陳氏子孫復修職貢。華夷之人皆安。上曰。朕志已定。無復疑者。但干戈之際。便令訪求。恐未暇及。俟稍甯靜。當令黃福專意求之。未晚也。

二月。賊黎利攻交趾城。成山侯王通等擊卻之。

賊黎利攻交趾城。成山侯王通等出兵與戰。敗之。斬僞司徒黎笏。僞司空丁禮等。僞太監黎祕。太尉陳極等。死者以萬計。其衆奔潰。利驚懼。諸將及三司官言于通曰。賊敗走無備。宜乘勢過江擊之。出其不意。賊必成擒。稍緩。賊召集殘黨。必以死拒我軍。通猶豫不決曰。待審之。經三日不出兵。賊覘知。通怯。復集餘衆。樹柵立寨。掘濠塹。修器械。四出攻掠。

四月。成山侯王通棄交趾。指揮李任等力戰不支。與知府劉子輔等俱死之。

黎利以昌江城爲大軍出入要地。以賊八萬餘攻之。守城指揮李任。顧福。劉順等。令城中老穉及婦女登城。揚旗鼓譟。日夜拒守。任等自將精銳。不時出城掩擊。焚其攻具。賊四面築土山。以飛槍射城中。任率敢死士。夜潛開門。殺其守土山者。襲破其營。賊掘地洞入城。任開橫溝與洞相應。從溝中發將軍石子擊之。賊多死者。賊聞征夷將軍大兵將至。恐恃此城保障。乃益兵象來攻。矢石交下如雨。

任百計備禦。相拒九閱月。大小三十餘戰。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。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。而賊併力攻圍。以雲梯登城。奪其門。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。賊擁衆益兵而入。任福力不支。皆自刎死。馮智大哭。北向再拜。誓不從賊。與順偕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。城中軍較及男女同時死者甚衆。賊縱火焚民居。劫掠一空。○子輔以御史出知諒江。利攻圍。效死堅守數月。不能支。曰。吾奉命守郡。郡亡與亡。義不可汙。遂自經死。○賊黎利攻交趾城。王通等斂兵不出。利致書與通請和。通自寧橋之敗。氣大沮喪。雖獲城下之勝。而其志不固。遂許以清化等州之地。諸將士或以爲善。或默。或雖以爲不可。而未有而沮之者。獨按察使楊時習曰。奉命討賊。乃與賊和。而擅棄地旋師。何以逃罪。通厲聲叱曰。非常之事。惟非常之人能之。汝何所知。自是人無復敢言。遂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。

九月。安遠侯柳升師至交趾敗死。

安遠柳升師至隘留關。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。立陳氏之後主其地。升等受書不啓封。遣人奏聞。時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拒守。官軍連破之。直抵鎮夷關。如入無人之境。升意易之。升雖勇而寡謀。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參贊軍事尙書李慶皆病。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。觀主將辭色皆驕。驕者兵家所忌。況逆賊譎詐。或示弱以誘我。且璽書諄諄戒諭。當防賊設伏。此安危之機也。公須力疾言之。慶強起與升力言。升諾之。然猶不嚴戒備。前至倒馬坡。獨與百數十騎先馳渡橋。旣渡橋壞。後隊阻不得進。升所履皆淖泥地。賊伏兵四起。升中鏢死。從升者

皆陷沒。於是右參將都督崔榮。斂兵整飭部伍。是日梁銘病死。明日李慶亦死。又明日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。遇賊軍少。賊衆賊大。驅象以助勢。官軍遂亂。聚爲賊所獲。賊大呼降者不殺。官軍或死。或奔散歸。竟無降者。史安陳鏞李宗昉等。是日皆死。賊百計強聚降。終不屈。遂殺之。○工部尙書黃福。自交趾送歸。先是馬騏旣激變交趾。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。累奏乞還福舊任。以交人思福之深。上從之。命福與柳升偕行。我師旣失利。福爲賊所得。皆下馬羅拜曰。我曹父母也。公向不北歸。我曹不至此。言已皆泣。福斥之。諭以順逆之理。賊終不忍加害。其酋長餽以餼糧。乘以肩輿。贈以白金。送之出境。至龍州。福悉以所贈歸之官。

冬十二月。欽州漸凜。崗長黃金廣等。以四崗叛附安南。

欽州時。羅貼浪如昔郡縣七崗。北連左右兩江。南接交趾。宋元置崗長。轄崗丁以保守疆境。元時黃世華等殺賊有功。始授以金牌印信。充七崗長官。子孫世襲。國初廖永忠取廣東郡縣。皆投款上印綬。仍給新印。七崗以蕞爾不復給印。且革去長官。止稱崗長。以故諸酋各懷觖望。至是金廣等以漸凜。羅浮古森葛原等四崗。一十九村。二百七十戶叛附安南。黎氏封經略使。經略同知僉事等官。仍世守其土。以屬萬寧州。

謹考交趾之罷。二楊以息兵養民爲言。其詳見之諭對中。英國蹇夏諸臣。始終異其詞。不能同也。斯二者謀國之大較也。爰稽其時。張輔尙在。宿將威名。南人震懼。黃福恩信。涉乎侏儻。斯皆足以定交。

也。福以仁廟中詔還。宣廟命將至。再不及英國。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耶。惟是我文皇帝不得已而伐之。章皇帝可取而予之。皆不利其土。以王陳氏。大公至正。前代俛焉出其下矣。或云黎奎之封。黎利之署。何居。夫聖人不億詐。不逆不信。以包荒之略。成愛民之心。西番苦奈兒貪暴鄰國。邀劫往來。使臣卒爲鄭和俘獻。文皇帝釋而還之。又選其族屬立爲王。曰蠻夷禽獸耳。不足深較。誰謂我成祖宣宗作述之善。有二道哉。

